

續名醫類案

上



## 重刻續名醫彙案序

醫之有案如史之有傳不僅為醫者傳也故諸史有方術傳醫列其中往往詳敘其人而方術頗略馬體例宣尔也自宋張杲作醫說十卷始論列古今諸醫考其得失矣有以江瓘父子撰名醫類案十二卷凡二百五門注古治驗方論多所摭拾每附評議於下辨證亦頗允洽故得占薛氏醫案石山醫案同為國朝子部所收乾隆中浙人魏玉衡以醫名病其未備也廣為續名醫類案六十卷江書所漏補載不少而明以来事為尤悉雅操撫摩繁富不免善襍而據据既多寔證咸備堪資考核條下附注詳正尤詳實足稱黃岐之功臣青囊之盛業初得徵欽範以文刊行之不

胫而走者百餘年兵火後散不存藏是書者且罕矣蓋小舉觀察耽畫史善於鑒心精力果雅與知不足齋主人崎自來粵東所藏沾溉土林輝光治講之畫靡不精刻而廣布蓋更以活人壽世書重付剞劂其宏濟為何如哉書將成特以後序見譏誠不文何足敘是書顧於醫則嘗溢事馬竊謂史以

祐姪濟醫以寄死生皆用以治人而非徒記姓名之學也取精華弃糟粕審擇而善學之醫何為獨不然吾第論醫之為道則枕望浦余秋室兩先生固言之詳且盡矣

光緒十六年歲在丙戌晚涇潘駿敬并

書於嶺西官廤



續名醫類案目錄

錢塘魏之琇撰 後學豫章張用賓體軒重校

病

瘧痢

痢後風

第九卷

飲食傷

消

黃疸

第十卷

赤丹

癥瘕

痞

鬱症

第十一卷

內傷

虛損

勞瘵

第十二卷

吐血

衄血

下血

第十三卷

溺血

癱瘓

痿

痛痺

第十四卷

腫脹

癰瘍

諸氣

第十五卷

喘

哮

呃逆

第七卷

嘔吐

反胃

第八卷

泄瀉

瘧

第九卷

汗

咳嗽

第十六卷

痰 飲 吞酸餽雜

頭 眉髮鬚 面

第十七卷

目 耳 鼻

口 脣 齒

第十八卷

舌 咽喉 痘

心胃痛 腸痛

第十九卷

腹痛 腰痛 前陰古今醫案陽  
疾入此門

鶴膝風 腳氣 足跟腫痛

第二十卷

遺精 淋濁 瘡

小便秘 小便不禁附頻數  
遺溺 大便不通

二便不通

第二十一卷

驚悸 賾狂 瘡

哭笑 不眠 跌撲

鯁刺

第二十二卷

蠱 諸蟲 蛺證

中毒 丹石毒 邪祟

奇疾 飛尸 詐病

鍼灸刺砭 色診

第二十三卷

胎前

經水 熱入血室 崩漏

帶下 交腸 求子

第二十四卷

胎前

妊娠 胎動 子懸

子腫 轉脬 胎墜

胎死 異胎 鬼胎

傷寒 感寒 傷暑

喘逆 咳嗽 煩熱

嘔吐 泄瀉 秘結

瘧疾 下痢 瘰疬

內傷 痞傷 心腹痛

虛損 下血 乳痛

惡阻 子癟

第二十五卷

產後

產難	胞衣不下	隱疾	痛	癰癧	水泡	疥癬
瘀滯	癥瘕	血崩	疔	夾瘡	夾丹 <small>附夾瘡</small>	失血
血迷	血虛	肉線出	火熱	惡寒	感暑	惡露多
			咳嗽	嘔	喘	感證
			小便不禁	大便秘結	噦	火熱
			下痢	孕產痘	泄瀉	惡露多
			痙	病乳	腰脇痛	感暑
			浮腫	頭痛	類風	惡寒
			虛損	驚悸	頭痛	肉線出
			腹痛	虛汗	腰脇痛	隱疾
			見鬼	顛狂	腰脇痛	產難
			第二十六卷 <small>痘證</small>	發核	腰脇痛	瘀滯
			諸家痘瘡方論	手足	腰脇痛	火熱
			小兒痘	伏陷 <small>附倒</small>	腰脇痛	血迷
			痘	瞓期	腰脇痛	血虛
			報痘	瞓期 <small>附癰</small>	腰脇痛	肉線出
			第二十七卷 <small>痘症</small>	瘡疹	腰脇痛	惡露多
			黑痘	初生	腰脇痛	感暑
			順證	赤丹	腰脇痛	惡寒
			毒壅	胎毒	腰脇痛	隱疾
			汗	變蒸	腰脇痛	產難
			中暑	瘡	腰脇痛	瘀滯
			渴	乳病	腰脇痛	血迷
			傷風	瘡	腰脇痛	血虛
			暑	瘡	腰脇痛	肉線出
			傷寒	瘡	腰脇痛	惡露多
			傷食	瘡	腰脇痛	感暑



肺火衄血 陰虛作喘 陽氣脫陷

痛傷胃嘔 涼血遏經 枝瘡分症二十條

金瘡 湯火傷 竹木刺傷

蟲獸傷 破傷風

## 續名醫類案卷一

錢塘魏之秀編集 後學鐵嶺李定源本之重校

昆明完 璞少衡

## 傷寒

許叔微云。有病傷寒。身熱頭疼。余視之曰。邪在表。此表實症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之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則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人也。始因虛入。邪居中反爲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

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立而定也。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仲景麻黃湯之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爲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之類是也。裏虛則四逆之類是也。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表裏俱虛。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常讀華佗傳。有府吏倪尋。李延。其症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異耳。外實內虛汗下倒施疑有誤此可當傷寒總論

一人初得病。四肢逆冷。臍下築痛。身痛如被杖。蓋陰症也。急服金液破陰。來復等丹。其脉遂沉而滑。沉者陰也。滑者陽

也陰病得陽脉者生仍灸氣海丹田百壯手足俱溫陽回得微汗而解。或問滑沉之脉如何便有生理。曰仲景云翕奄沈名曰滑何謂也沉爲純陰翕爲正陽陰陽和合故名曰滑。古人論脈滑雖曰往來前却流利旋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仲景三語而足也此三字極難曉翕合也言張而復合也故曰翕爲正陽沈言忽降而下也故曰沈爲正陰方翕而合俄降而沈翕爲忽忽間仲景論滑脉可謂諦當矣其言皆有法故讀者難曉宜細思之。治陰症指南  
可作傷寒論讀

&lt;/

以上俱醫學綱目

張子和曰：予之常谿雪中冒寒入浴，重感風寒，遂病不起。但使煎通聖散單服之，一二日不食，惟渴飲水，亦不多飲，時

去其病乃愈。且如濕氣心下滿，自當遍身有汗。有食心下滿，豈得有汗？若言是表，身又不惡寒疼痛。表症何在？故凡水結胸頭必有汗。出傷寒口訣

時使人搥其股。按其腹。凡三四日不食。日飲水二十度。至六日有譖語妄見。以調胃承氣湯下之。汗出而愈。常謂人曰。傷寒勿妄用藥。惟飲水最爲妙藥。但不可使之傷。常令揉散乃大佳耳。至六七日見有下證。方可下之。豈有變異哉。奈何醫者禁人飲水。至有渴死者。病人若不渴。強與水飲。亦不肯飲也。子初病時。鼻塞聲重。頭痛。小便如灰淋汁。及服調胃承氣一兩半。覺欲嘔狀。探而出之。汗出漿漿。

寶材治一人患肺傷寒。各頭痛發熱惡寒咳嗽肢節疼。脈沈  
緊。服華蓋散。黃芪建中湯畧解。至五日昏睡譫語。四肢微  
厥。乃腎氣虛也。灸關元百壯。服薑附湯始汗出愈。作虛治

一人傷寒昏睡妄語。六脉弦大。寶曰。脈大而昏睡。定非實熱。  
乃脉隨氣奔也。強爲之治。用烈火灸關元穴。初灸病人覺  
痛。至七十壯。遂昏睡不痛。灸至三鼓。病人開眼思飲食。令  
服薑附湯。至三日後。方得元氣來復。大汗而解。

然須臾下五六行大汗一日乃瘳。當日飲水下則痰出約一二碗。痰卽是病也。痰去則病去矣。予時年六十一歲。傷寒初起在表時速以麻黃湯解之則不至成下證。否則二三日後便入裏。不得不不用承氣矣。子和此案俱得法。惟解表畧緩故須繼以承氣耳。

焦百善偶感風寒壯熱頭痛其巷人點蜜茶一碗使啜之焦因熱服之訖偶思張語曰凡苦味皆能涌今兼頭痛是病在上試以箸探之吐畢其痛立解

孫延治俞伯道，忽患微熱，心下滿，頭痛汗不能解，眾醫以爲溫病用表，有謂食在膈者治之不愈。召孫至，用半夏茯苓湯，問其故曰：頭有汗，心下滿，非濕症，乃水結胸也。小便既

一人患傷寒至六日脈弦緊身發熱自汗太陰症也先服金液丹灸命關穴病人不肯灸傷寒惟太陰少陰二症死人最速若不早灸雖服藥無功不信至九日漏血而死。一人傷寒至六日微發黃一醫與茵陳湯次日更深黃色遍身如卮子此太陰症誤服涼藥而致肝木侮脾爲灸命關五十壯服金液丹而愈。

一人患傷寒初起即厥逆脈一息八九至諸醫以爲必死竇

曰乃陰毒也。厥逆脈數斷爲陰毒必與薑附湯一盞至半夜汗出而愈。若以脈數爲熱下涼藥必死無疑。

張子和之僕嘗與隣人同病傷寒俱至六七日下之不通隣人已死僕發熱極投於井中撈出以汲水貯之檻使坐其中適張遊他方家人偶記張治法曰傷寒三下不通不可再攻便當涌之試服瓜蒂散良久吐膠痰三碗許與宿食相雜在地狀如一帝頓快乃知世醫殺人多矣又一吏吐訖使服太白散甘露散以調之邪結陽明發爲狂熱吐之猶是宿食非若燥糞便鞶可下而愈也。

萬密齋治縣尹唐肖峯二月間患傷寒醫進九味羌活湯不

效又云內傷挾外感進補中益氣湯不效又進柴芩湯去人參病畧減四日復發熱頭苦痛醫欲下之未決萬脉之陽明少陽洪長而弦曰此元氣素虛因起早感寒得之今病在少陽陽明併病乍熱乍涼者少陽也頭苦痛者陽明也宜小柴胡合葛根葱白湯唐曰吾素多痰火病勿用人參萬曰元氣不足乃虛火也實火宜瀉虛火宜補幸勿疑一劑而病愈。

胡晏年五十病傷寒十六日不解其症乍寒時即以衣被厚覆蒙頭而卧不勝其寒乍熱時即撤去衣被暴露其身更用扇不勝其熱如此一日夜十餘次醫皆不識萬至告以

病狀可怪邀診其脉曰不必診此易知耳夫惡寒病在表也何以無頭痛症惡熱病在裏也何以無渴及便溺不利症此病在半表半裏陰陽混亂也陰氣乘陽則惡寒陽氣乘陰則惡熱宜用小柴胡以治其半表半裏之邪。桓子豆豉以治其陰陽錯雜之邪。服之寒熱不再作而愈。

李養晦患傷寒苦右脇痛醫用陶節庵法以小柴胡加枳殼桔梗服之無效已十七日萬脉之沉弦且急曰此畜水症也經云沉潛爲水支飲脈弦急必得之飲水過多間曾服何方以前藥對萬曰只用此方再加牡礪以洩其畜水可耳一服而痛止。

一門子病傷寒醫與發汗七日後不愈小腹滿而痛欲下之未敢萬脉之沉弦而急間曾渴飲水乎答曰甚渴雖飲水渴不止曰此畜水似病症不可下也乃用五苓散以利其水加川練子小茴香以止小腹之痛一服洞泄四五行皆清水次日再求診曰不必再藥水盡泄自止矣三日後果安。

沈天祿病傷寒汗下後病不解身無大熱不惺惺醫者但云譖語以症論之乃錯語也譖語錯語緣汗下之後元氣未復神識不清耳與補中益氣湯去升柴加麥冬生地熟附子一服而愈。

孫文垣治張二官發熱頭痛口渴大便秘結三日未行脈洪

大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症用大柴胡湯行三五次所下

皆黑糞夜出臭汗次日清糞惟額上仍熱

部位

用白虎湯

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復發熱咳嗽口渴殊甚且惡

心食復用小柴胡枳實山梔麥芽次日渴不可當

半夏枳實麥芽

皆能耗陽明津液改以白虎湯加麥冬花粉外與辰砂益元散以

井水調服五錢熱始退渴始定不虞夜睡失益復受寒邪

天明又大發熱人事不知

復急

用小柴胡湯加升麻葛根

前胡薄荷汗出熱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語言懶倦且咳

嗽以生脈散加石斛百合大棗白芍服後咳嗽尋止精神

日加飲食進而愈

繆仲醇治姚平子傷寒頭疼身熱舌上黃胎胸膈飽悶三四

日熱不解奄奄氣似不屬者

邪熱甚則正氣餒不可誤認爲虛

一醫以其

體素弱病久虛其意欲投參少許繆叱曰一斤入口死矣

亟以大黃一兩瓜蔞二枚連子切片黃連枳實下之

小陷胸加

大主人驚疑不得已減大黃之半二劑便通熱立解遂愈

高存之一家人婦傷寒來乞方繆已疏方與之矣見其人少

年曰若曾病此否曰然曰愈幾日而妻病曰八九日曰曾

有房慾否曰無之繆故曰若有房慾此方能殺人也其人

即置方不取遂以裨福雄鼠糞麥冬荳白柴胡二劑勢定

更用竹皮湯三劑全愈

觀此則傷寒初愈臟腑猶多熱毒時師不察雖投參耆丸附溫

補其遺患可勝言哉

一奴傷寒熱解後復下血不止主人以痢藥投之更甚繆曰

此傷寒失汗之餘症也用地榆麥冬知母竹葉以代仲景

諸血症藥遂愈

翁具茨感冒壯熱舌生黑胎煩渴陽明勢甚劇諸昆仲環視

揮淚羣醫束手繆以大劑白虎湯加人參三錢一劑立甦

或問繆治傷寒有秘方乎繆曰熟讀仲景書即秘方也

黎校此係溫病故以人參白虎湯取效

常熟吳見田在京邸時有小青衣患傷寒愈而復復而愈

此係溫病故以人參白虎湯取效

而再復不知其幾謂繆曰非兄不能救診之病人面色黃

白有胃色六脈微弱有胃色大便不通胸中不快亦不思食曰

此爲傷寒百合無經絡百脈一齊

致病謂之百合病壞症正氣已虛邪氣留滯及過經不解瘥後或虛羸少氣

皆謂之壞病之餘邪且退矣

以色斷胸中不快虛而氣壅

非實邪不大便者久病津液枯氣弱不能送也投以人參

五錢麥冬一兩枳殼炒八錢盡劑立解而瘥

文田案用百合治者方謂合治

梁溪一男子素虛春中感冒頭痛肌痛發熱差活二錢麥冬

之百合病今藥無百合而云百合病非也此直是傷寒壞症耳

三分次日頭痛止熱未退口渴繆用白芍五味子人曰風

未退遽用酸歛何也。曰因人而施爾。一杯即愈。麥冬三錢  
甘草一錢括囊根二錢五分乾薑一錢五分桑皮三錢桔  
梗一錢白芍一錢五味五分

四明虞吉卿因三十外出疹。不忌猪肉。兼之好飲作泄八載  
矣。忽患傷寒頭疼如裂。滿面發赤。汗出不徹舌生黑胎。煩燥口  
渴。時發譫語。兩眼不合者七日。皆屬陽明洞泄如注。較前益無  
度。協熱脈之洪大而數。實爲疏竹葉石膏湯方。因其有腹

瀉之病。石膏止用一兩。病初不減。此兄素不謹。一友疑其  
虛也。云宜用肉桂附子。凡診病淺見者反若深慮多令病者無所適從或以其言來告繆曰誠有是理但前者按脈似非此症豈不數日而脈頓變耶復往視仍洪大而數曰此時一投桂附即發狂登屋必不挾矣。一照前方。但加石膏至二兩。或曰得毋與瀉有妨乎。曰邪熱作祟。此客病也。不治立殆。渠泄瀉已八年。非暴病也。治病須先太甚。急治其邪。徐并其夙恙除之。急進一劑。夜卧遂安。即省人事。再劑而前惡症頓去。數日霍然。但瀉未止耳。爲疏脾腎雙補丸。更加黃連。乾薑。葛升麻。以痧痢法治之。不一月瀉竟止。八載沉疴。一旦若失。藜此亦溫熱症非傷寒也。

莊欽之一莊僕。因受寒發熱。頭痛如裂。太陽兩目俱痛。渾身骨內疼痛。下元尤甚。勞易狀如刀割。不可忍耐。熱甚傷寒。口渴甚。

大便日解一次。胸膈飽脹。下不解。已待斃矣。爲疏一方。乾葛三錢。石膏一兩五錢。麥冬八錢。知母三錢。五分羌活二錢。五分大瓜萎半個。連子打碎。枳殼一錢。桔梗一錢。竹葉一百片。河水煎服。四劑而平。此太陽陽明病也。貧人素多作勞。故下體疼痛尤甚。以差活去太陽之邪。石膏竹葉乾葛。麥冬。知母解陽明之熱。括囊桔梗枳殼疏利胸膈之留邪。故遂愈。

又莊一僕。因傷寒後勞復。發熱頭痛。腹中作瀉。勢甚危急。爲疏一方。山梔仁四錢。枳實二錢。豆豉一兩。川黃連二錢。乾葛三錢。調六一散五錢。服二劑。熱退瀉止。頭痛亦愈。但不思飲食。爲去山梔枳實黃連。加鱗甲四錢。炙甘草二錢五分。麥冬五錢。不數劑而愈。

朱遠齊治從祖近湖公。少年因房勞食犬肉傷寒。諸醫以其虛也。攻補兼施。至發狂。登屋奔走。號呼。陽明府症實熱日夜令壯夫看守。幾月餘矣。急走使延朱。朱先令煎人參膏一斤。以待用。潤字號丸藥數錢。下之去黑糞無算。熱遂定。奄奄一息。鄰於死矣。徐以參膏灌之。至一百二十日全瘳。以上廣筆記龔子才治一人。頭疼發熱。憎寒身痛。發渴譫語。日久不出汗。以大梨一枚。生薑一塊。同搗取汁。入童便一碗。重湯煮熟。食之。汗出如水即愈。製方甚佳。愈于甘露且免地黃之忌。

太守劉雲亭患傷寒發熱面紅唇赤面壁踰身而卧諸醫以小柴胡湯解毒湯之類數劑弗效診之六脉浮大無力。此命門無火也。合脈與症即是戴陽以人參附子沉香服之立愈三服全安。

一婦年七旬傷寒初起頭痛身疼發熱憎寒醫以發散數劑不效淹延旬日漸不飲食昏沉口不能言眼不能開氣微欲絕純見陰證參猛進者以重劑杞地少入乾薑與人參五錢煎湯徐徐灌之須臾稍省欲飲水煎渣服之頓愈又十年乃

卒當與疫症內蘇  
韜光一案同參

李士材治一人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不能動四肢俱冷咸謂陰症診之六脉皆無以手按腹兩手護之拒按是也眉皺作楚實邪按其趺陽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矢也欲與大承氣湯病家惶懼不敢進李曰吾郡能辨是症者惟施笠澤耳此等症人便稀識可爲浩歎延診之若合符節遂下之得燥矢六七枚口能言體能動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絕之症耶。

一人傷寒煩燥面赤亂悶欲絕時索冷水手揚足踢難以候脈五六人製之方得就診洪大無倫按之如絲李曰浮大沉小陰症似陽也與附子理中湯當有生理其弟駭曰醫者十輩至不曰柴胡承氣則曰竹葉石膏今反用此熱劑

烏乎敢李曰溫劑猶生涼劑立斃矣卜之吉遂用理中湯加人參四錢附子一錢煎成入井水冷與飲甫及一時狂燥定矣再劑而神爽服參至五斤而安井水冷服得力在入

凡遇此等傷寒能以全料六味減芩瀉加麥冬杞子用大砂罐濃煎與之必數杯而後酣寢汗出而愈于時此法未開惟倚仗人參之力取効本陰竭之症乃峻補其陽復生陰而愈故用參每多至數斤使在今時非猗頓之家不可爲矣。

一人傷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憆目脹諸藥不効有以山藥伏苓與之慮其滯脫也李診之六脉沉數按其臍則痛此協熱自利中有結糞小承氣倍大黃服之果下結糞數枚遂利止懊憆亦痊。

一人傷寒第二日頭痛發熱李曰方今正月時令猶寒必服麻黃湯兩日愈矣若服冲和湯不惟不得汗即使得汗必致傳經遂以麻黃湯熱飲之更以滾水入浴桶置牀下熏之得汗如雨密覆半晌易被神已爽矣晚索粥家人不與李曰邪已解矣必不傳裏食粥何妨明日果愈不以麻黃汗之傳變深重非半月不安也藜按用麻黃取汗須防太過

吳光祿患傷寒頭痛腹脹身重不能轉側口內不和語言譖妄有云表裏俱有邪宜以大柴胡下之李曰此三陽合病

也誤下之決不可救。乃以白虎湯連進兩服，諸症漸減，更加花粉麥冬兩劑而安。藜按此亦溫熱之症

楊與師妾發熱頭疼，六日後忽見紅疹，衆皆以爲發斑，用升

麻犀角等湯，凡五日不効。李視之曰：此疹也，非斑也。斑爲

陽明火毒，疹爲太陰風熱。一表一裏，判如天淵。乃用防風二錢，黃芩一錢，甘草五分，薄荷桔梗蟬退各一錢，四劑霍然矣。

一人傷寒六日，譖語狂笑，頭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衆議承氣湯下之，脈之洪而大，因思仲景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小便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

與桂枝湯。衆皆咋舌掩口，謗甚力，以譖語爲陽盛，桂枝入口必斃矣。李曰：汗多神昏，故發譖妄。雖不大便，腹無所苦，和其營衛，必自愈矣。遂違衆用之。及夜笑語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夫病變多端，不可膠執。向使狐疑而用下藥，其可活乎？有汗不可用麻黃，無汗不可用桂枝。古人之定例，此症明明有汗，豈可執譖妄一端而誤用下藥乎？且大便腹無所苦，即不可下之的據。

盧不遠治來熙庵姪，身體豐碩，傷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語，手足揚擲，腹脹如鼓，而熱烙手，目赤氣粗，齒槁舌黑，參附石膏硝黃芩連，無一不服。諸醫告退矣。診之，脉濁鼓指，用大黃一兩，佐以血藥。以血藥佐下，穩妥微妙。一劑下黑血

一二斗少甦，四劑始清。蓋此症寒邪入胃，畜血在中，其昏沉揚擲，是喜妄如狂之深者也。當時大黃未嘗不用，而投非其時，品劑輕小，不應則惑矣。甯望放胆哉。先時雖用大黃，仍是失下之非高手不能。

蜀孝廉阮太和病寓吳山下，召診披衣強坐，對語甚莊，神氣

則內索也，身熱進退，舌胎黃而厚，益自吳門受寒，以肉羹

爲補而時啜之，遂纏綿匝月，廬用疏散輕劑，熱退又復強

啖，再熱不能起坐，越五日診之，譖妄呼笑，不識人已三日。

形骨立，汗雨下，而內熱特甚，胸膈之熱，捫之焰手，第脈尚

有神，乃用人參八錢，加四逆散中一劑而譖妄定，三劑而

熱邪清矣。自言其神魂窮天之上，極地之下，飛揚奇變，得

太乙神符召之，始得返生愈後，問藥狀，曰：此寒傷心氣，荏苒厥深，而湊于胸也。以不第南旋，病淹中道，骨肉遼遠，藥石弗周，則心已傷矣。又反復再四，汗液多亡，內無主宰，熱遂入胸，胸爲心主之宮城，精神因而渙散，是以游魂爲變也。用四逆使熱外出，加人參俾神內凝，邪氣散是以主耳。

吳孚先治一人，傷寒身寒，逆冷，時或戰慄，神氣昏昏，大便秘，小便赤，有此二端，便非陰證。六脈沈伏，或憑外象謂陰症，投熱劑，或以脈沉伏亦作陰治。吳診之，脉沉伏而重按之，有此二端，便非陰證。

則滑數有力愈按愈甚視其舌則燥探其足則暖曰此陽症似陰設投熱藥火上添油矣乃用苦寒峻劑煎成乘熱頓飲而痊寒因熱用法

按內真寒而外假熱諸家嘗論之矣至內真熱而外假寒論及者罕此案故宜熟玩

一人病昏昏默默如熱無熱如寒無寒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虛煩不耐若有神靈莫可名狀此病名百合雖在脈實在心肺兩經以心主血脉肺潮百脉故也蓋心藏神肺藏魄神魄失守故見此症良由傷寒邪熱失於汗下和解致熱伏血脉而成用百合一兩生地汁半鐘煎成兩次服

必候大便如漆乃瘥論百合病深得真諦

張景岳治王生年三旬病陰虛傷寒葉天士曰陰虛二字尙要講明陰虛者水因火耗當用滋陰若用桂附則非陰虛乃虛寒火衰之症或戴陽格陽陰症似陽乃可用矣此處關頭宜細詳察其

舌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脉則無力神則昏沉羣謂陽症陰脉必死無疑察其形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等藥大劑進之以救其本仍間用涼水以滋其標蓋水爲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苦寒傷氣可比故於津液乾燥陰虛便結而熱渴火盛之症在所不忌由是水藥並進葉天士曰若用桂附人參此虛寒之證冷水必不喜飲豈可飲一二斗乎此言甚覺謬妄惟邪熱盛可飲冷水然後諸症漸退飲食漸進神氣俱復矣但

察其舌則如故心甚疑之閱數日忽舌上脫一黑殼其內新肉燦然始悟其膚腠焦枯死而復活使非大合漆補安望再生若此一症特舉其甚者凡舌黑用補得以保全者甚多蓋傷寒之舌則熱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能黑以水虧而枯也葉天士曰水虧之黑豈可用熱若以舌黃舌黑悉爲實熱則陰虛之症萬無一生之矣

按是症既云陰虛燥渴用涼水是矣而又雜與桂附各數兩治法未能無疵至舌胎成殼脫落恐桂附之投不能無過也

一衰翁年過七旬陡患傷寒初起即用溫補調理至十日之外正氣將復忽爾作戰自旦至辰不能得汗寒慄危甚用六味回陽飲入人參一兩薑附各三錢煎服下咽少頃即大汗如浴時將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脫鼻息亦幾無令以前藥復煎與之曰先服此藥已大汗不堪今又服此尚堪再汗乎笑謂曰此中有神非爾所知也急令再進遂汗收神復不旬日起矣嗚呼發汗用此而收汗復用此無怪乎人之疑之也不知汗之出與汗之收皆元氣爲之樞機耳

喻嘉言治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漸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沉渾身戰慄手足如冰乃熱深厥亟請亦深也亟請

差謬。主人自疑陰症。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乃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丈各立擔承。倘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云。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喻笑曰。有吾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也。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安。心請治。與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眼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悞。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厥止則陽回復現熱症。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係陰症見厥。先生確認為陽症。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祕。漸至發厥者。不問可知。其為熱也。若陽症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症。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身冷汗。便利不渴。身倦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況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勞。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為陰症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致陰竭莫救。促其暴亡。尚不知悟。總由傳派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惑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

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盛無陽之比。况病者始能勿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症。安得以陰厥之例為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癰。厥而能食。恐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莫非熱深發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致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燥。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症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症。相去天淵。後人不窺制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症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此一語為治傳經症之秘旨。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助陽。

却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以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云。

成無己云：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若手足自然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必須識此，勿令誤也。又當兼以外症別之。予嘗治過一中年婦人，惡熱身熱而渴，脈數細弱。先厥後熱，用溫藥反劇。後以四逆散兼參朮各半兩服之，厥即愈。脉出洪大而痊。

按成所論陰經受邪及傳經之邪二厥，一用四逆湯溫治，一用四逆散涼治。已昭然若揭。喻或未之見耳。故列其案於此。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有寒熱一症，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爲瘧後虛邪，不知其爲新受實邪也。因舊病感新邪，最易悞人。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畧無寸効，昏昏默默，漫無主持。已治未矣。喻診之察其脉，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謂可治。但筋脈牽掣不停，祇恐手足痿廢。仲景

云：筋脈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二十餘日，血枯筋燥，從可知矣。今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治痿獨取陽明清陽明之熱邪，則痿不治而愈。況此症原屬暴傷非損也。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爲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爲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畧相倣。且內有當歸、川芎、白芍，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脈。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悞，不可再悞耳。當晚連進二劑。一劑殊相安，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津津汗出，次早診之，筋脉不爲牽掣，但陽明胃脈洪大，反加。隨用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要之前悞用溫補之劑，亦不少矣。神識清，飲食進，半月起於牀，一月步於地。畧過啖，即腹痛泄瀉，儼似虛症，喻不之顧。但於行滯藥中，加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變痢。然後改用葳蕤二冬，畧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治法，一一不違矩矯。始克起九死於一生也。

徐國楨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輾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洶洶急以大承氣與服，喻診其脉，洪大無倫，重按無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症，奈何認爲下症耶？醫曰：身熱目赤，